

愛的征服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七 卡德蘭 / 原著・慧芝 / 譯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七

愛的征服

卡德蘭 / 原著・慧芝 / 譯

愛 的 征 服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⑰

著 者	卡 德 蘭
譯 者	慧 芝
出 版 者	明 遠 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發 行 所	明 遠 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印 刷 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
定 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
初 版	1 9 8 0 年 2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＊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二五年

艾敏斯特大主教坐在一張結實的高背橡木椅上，注視著五彩玻璃窗外的庭園。庭園看起來十分荒蕪，然而，在荒蕪之中，卻也透著迷人的景緻。

草地上佈滿了金色的水仙花，尤其在那棵高大的橡樹底下，更是顯得金碧輝煌，就像鋪了一層金黃色的地毯似的。

陽光照射在銀色的湖水上閃閃生輝，在那兒，由於初期的西妥教派的僧侶曾經在河岸上建築

寺院，因圓潤床被拓寬了不少。

主教是位五官出色、儀表整潔的男人，現在正沈緬於韋恩漢家族的輝煌歷史裏。

當亨利八世主張廢除僧院制度時，李察韋尼先生曾獲得皇室豐厚的賜與，致使他的財富更加龐大無比。

可敬的主教梅爾韋尼回想從前韋恩漢家族不僅在宮廷受到重視，享有特權，而且在領地之內亦被尊崇為正直慷慨的領主。

想到這兒，他不禁嘆了一口氣，這時，忽然大廳傳來說話的聲音，他立刻轉身注視著門口。沒多久，聲音停在門外，門一下子被推開，他正在等候的人走了進來。

「艾瓦力！」

主教一面站起來，一面高興地輕呼著。

「哈囉，梅爾叔叔，」來人興奮地喊著：「我就知道你在這兒，你看起來氣色很好呀！」

「你回來真讓我高興，艾瓦力，我好幾個禮拜以前就天天盼著你回來呢！」

年輕人笑了起來，房間內的沈鬱氣氛似乎驅散不少。

「你的信花了半年多的時間才寄到我手上，」他說：「實際上，最後還是由當地的信差跋涉了兩百多哩才轉到我那兒的。」

「我也猜想可能你還沒有收到信，才會耽擱這麼久，」主教說：「孩子，來，坐到我身邊讓我好好地看看你。」

他的侄子依舊坐在另一張雕有精美圖案的橡木椅上。

窗外透進來的陽光照在髒得早該清洗的窗子上，主教用一種研究的眼光打量他的侄子，然後滿意的點點頭。

三十二歲的艾瓦力，看起來不僅和以往一樣英俊出色，渾身還散發著一股充沛的活力與健康的氣息。

他的身材頗長勻稱，似乎全身上下找不出一點兒瑕疵。他的雙眼明亮，皮膚呈現健美的古銅色。

年輕人似乎在等候他的叔叔開口說話，終於，主教以一種抱歉的口吻說道：

「在你繼承爵位之後，我只能請你儘快趕回家，其他的忙我也幫不上。」

「我已經儘快地趕回來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不過感覺上好像等了好長的時間，現在你歸來了，我真希望能有較好的消息告訴你。」

艾瓦力，現在是第十一世男爵，揚了揚他那濃密的眉毛，然後，以一種出乎禮貌而非好奇的

態度問道：

「我的堂哥究竟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他是和你的伯父同時死的，實際上，他倆都死於馬車失事。」

韋恩漢爵士一句話也不說，靜靜等候主教繼續說下去。

「最好讓你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你堂哥吉瓦羅當時喝醉了酒，他一向都是喝得醉醺醺的，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，他和你伯父決定深夜離開倫敦，駕車回到這裏來。」

主教停了一下又說：

「我哥哥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收到田賦和房租了，我猜他突然趕回來，大概是看看有沒有什麼產業可資變賣。」

「變賣？」

「我剛才說過，艾瓦力，我希望能告訴你一些好消息，不過，我寧可告訴你實在的情形，而不願律師提供你不正確的消息。」

「我猜想，在九年前我離開英國的時候，伯父就成天的賭博，把祖先的遺產都輸光了。」

「不錯，」主教說：「而且吉瓦西也不動阻他，實際上，他比他父親揮霍得更厲害。」

「也是賭博嗎？」

「不但賭錢，他還喝酒、玩女人，這些都是極端浪費的事。」

「總而言之，你告訴我的就是我繼承了一些毫無用處的地產，一座搖搖欲墜的莊園，還有一些龐大的債務。」

「像山一般多的債務。」主教說。

韋恩漢爵士站起身來走到一扇活葉窗旁邊，當他推開窗子的時候，注意到把手斷了。

他把窗子開得大大的，然後注視著這個在他祖父時代一度美麗過的花園。園子的盡頭有一處湖泊，那兒，他抓到過生平第一條鱒魚，還有在後園的綠色草地上，他學會了騎馬。

韋恩漢莊園對而言，充滿了甜蜜的回憶。他想起旅居國外的日子裏，有多少個酷熱難當的白晝，有多少個被野獸吼聲吵醒的深夜，那時，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幻想自己若是能回到美麗寧靜的莊園，該有多好。

他從來沒有一刻想過自己竟有繼承它的一天……

他的伯父——韋恩漢十世伯爵——有一個兒子，卻花天酒地的不務正業。

自從艾瓦力的父親在滑鐵盧戰役爲國捐軀之後，母親也在三年前去世了，他們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恆產，在英國也沒有任何令他留戀的事情，於是，他決定到國外去闖一闖天下。

沒有一個人爲他的遠行感到難過，除了他的叔父梅爾韋尼。他帶著一股年輕人的衝勁出發，

險，沒有任何限制，沒有任何繫絆，完全隨興之所至地踏上了旅程。

當他叔父繆巴巴辭兮兮，經過數月旅行的信件寄達他手上的時候，那時他正在非洲的心臟地帶，那封信像一顆炸彈投進了他平靜的心湖。

展讀信件的時候，他幾乎不敢相信由於兩個人的意外死亡，讓他變成家族的實際領導人。

他的祖父有三個兒子：長子約翰·艾瓦力，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訓練，以備他父親逝世之後繼承爵位。

次子就是艾瓦力的父親，後來從軍去了。三子梅爾韋尼進了教堂。

想像得到韋家數代以來的傳統就是龐大的家產全由長子掌管的。

「我們在倫敦擁有的土地現在情況如何？」韋恩漢爵士問：「我記得在布魯姆的韋恩漢街，還有其他的幾條街都是屬於我們的。」

「你伯父曾經打算收回吉瓦西和別人訂的合約，不過，那些地早被賣掉了。」

「這樣合法嗎？」

「不合法，不過沒有一個人打算去干涉，據我猜測，如果在那段非常時期他們沒有獲得一筆款項的話，他們其中之一早就被關起來了。」

「難道一點兒剩餘的產業都沒有了嗎？」

韋恩漢爵士從窗邊走回來，再度在他叔父對面的椅子上坐下。

「我擔心你聽了會受不了，」主教遲疑地說：「不知道你是不是記得有個叫李柏·穆爾的人？他的土地和我們莊園南邊的土壤接壤。」

「穆爾？」韋恩漢爵士沈思地說：「我好像記得這個名字，他是我們家的朋友嗎？」

「當他剛剛買下附近一戶人家的莊園時，你祖父就拒絕和他來往。」

「我想祖父八成認為他是個暴發戶。」韋恩漢微笑地說。

「不錯，」主教回答：「我父親和新遷來的鄰居不容易打成一片，很明顯的，他一看見穆爾就討厭他了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他和你伯父成了朋友，那時他剛剛繼承了一筆龐大的產業，我猜想在他們混熟之後，哥哥就開始向他借錢了。」

主教緘默了一會兒，他似乎覺得不該如此數說自己的兄長。

過了一會兒他才繼續說：

「我不太清楚最初穆爾是不是因為某種隱密的目的才如此慷慨，不過，數年之後，我們都明白他為什麼要如此大方地把錢借給我哥哥，同時願意收購他出售的任何東西。」

韋恩漢爵士現出驚訝的神情。

「那些畫像！」他驚叫起來。

「現在它們全部屬於李柏·穆爾了。」

韋恩漢爵士又站了起來。

「他媽的！請原諒我的粗話，梅爾叔叔，不過這實在太過份了！那些全都是家族的畫像啊！它們屬於家族中的一份子，何況其中大部份還是有紀念性的畫像啊！」

「也許我們應該感謝穆爾把這些珍品收藏起來。」主教說，不過，這顯然並非由衷之言。

「他還擁有我們的什麼東西？」

「銀製餐具。」

韋恩漢爵士緊緊地咬著嘴唇。

銀製器皿在韋尼家族的歷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其中有一部份實際是屬於西妥教派，其餘則是由於對朝廷有功，由亨利八世和其他的國王頒賜的。

有一件銀器，是羅德·韋尼將軍在馬勃羅麾下打勝仗時隨身攜帶的護身符。另一件銀盤則為喬治二世送給艾瓦力高祖父的結婚禮物。

記得在耶誕節或其他慶典節日，全家人聚集在餐桌上，這些銀器便會發出耀眼的光芒，為餐

桌生色不少。

在他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，他就深深的迷上那些裝飾著韋尼家族傳統標幟的大燭台，還有漆上代表榮譽紋飾的杯盤和花瓶。在他小小的心目中，它們簡直有如園外湖水上的陽光般耀眼。

韋恩漢爵士從屋子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，似乎想藉此鬆弛自己的憤怒情緒。

「我想我不再問你那些繡帷怎麼樣了，它們是莊園裏最珍貴的裝飾，我幾乎不敢相信它們已經不掛在牆上了。」

「我相信它們一定被保管得好好的。」主教回答。

「可是，它們現在是屬於穆爾家了，有沒有可能把這些物品要回來呢？」

主教慢吞吞地說：

「沒有一家法院會把它們歸還給你的，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債務還清。」

「一共欠了多少債？」艾瓦利問。

主教遲疑了一會才回答說：

「差不多有五萬多英鎊！」

「怎麼可能呢？」韋恩漢爵士驚叫起來。

他注視著主教的表情，知道叔父絕不像在開玩笑的樣子。

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一切都完了，」他說：「莊園完了，田莊沒希望了，整個家族也沒救了！」

他再度走到窗戶旁邊，似乎想要好好透一口氣。

「你大概知道我有多少錢吧？我目前只有足夠自己開銷和支付旅行費用的錢，怎麼能夠維持這個地方一年的開支呀！」

他停了一會兒又說：

「當然，佃農那兒會有一些錢收進來。」

「農莊大部分都荒廢了，」主教回答說：「你伯父從來不修整農舍，而且當佃農死了或離開之後，也不再找一戶接替的人來。大部分的農舍都沒有屋頂，除非有特別優異的農夫才能使這些田地回復生機。」

「可是我記得人家說過，這附近就屬我們的田地土質最好。」

「在你祖父那個時代——的確如此。」

韋恩漢爵士從窗邊轉過身來。

「請你告訴我，梅爾叔叔，」他說：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過來，我們坐下來談，艾瓦力，」主教說：「有一件事你幫得上忙，不過我很難出口。」

「爲什麼說不出口？」韋恩漢爵士追問。

「我想，現在我終於了解爲什麼他要毫無止境地借錢給你伯父，又讓吉瓦西毫無節制地揮霍金錢。」

「聽起來好像他若不是個善心的慈善家，就是一個傻子。」

「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，只有一件事例外。」主教回答說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李柏穆爾有一個女兒。」

主教說這話的口氣雖然很輕，不過韋恩漢爵士卻像挨了一槍般的震動了一下。

「有個女兒？」他問道。

「吉瓦西生前就和她訂了親。」

「我懂了！」韋恩漢爵士緩緩地說：「原來穆爾想要他的女兒當韋恩漢莊園的女主人。爲了達到這個目的，他當然得付出重大的代價。」

「實際上他是鬼迷心竅，」主教說：「就像你的伯父被魔鬼迷得昏頭轉向一樣。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野心，除非他達到目的，否則他永遠也不會甘休的。」

韋恩漢爵士默不作聲。他的眼光中充滿了問號，不過並沒有提出來。

「昨天我遇到穆爾，」主教靜靜地說：「他說你若願意娶他的女兒，他可以把那些一度是莊園裏的東西送你當結婚禮物，此外，他還願意把房子、土地和農場退還給你。」

韋恩漢爵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「據我所知，」主教繼續說：「他的女兒嘉莉塔，目前擁有三十萬英鎊的財產，而且在她父親去世之後，她將繼承他的全部遺產。」

「你的建議可當真？」韋恩漢爵士問道。

「我只是告訴你穆爾的打算，我相信他是個言出必行的人。」

「可是這個女孩——真的能一下子把對一個男人的感情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？」

「那沒有什麼不同，」主教淡淡地說：「何況任何準備嫁給吉瓦西的女孩，一定會發現你是個非常合適的替換人選。」

韋恩漢爵士一語不發地在房裏走來走去。

木板上只有幾塊破舊的地毯鋪著，因此他的腳步聲聽起來單調又空洞。

「這樣太過份了！任何一個男人都會受不了的！」他嚷著：「我一直自由自在的，梅爾叔叔，我從來不受任何人的約束。老實說，我非常尊敬我們的先人，而且很了解其代表的意義，不過，我可不願成爲傳統下的犧牲者。」

「我了解，」主教同情地說：「只是有一件事你要記住——責任。艾瓦力，不論你怎麼想怎麼感覺，現在你是韋恩漢爵士了，而且還是這個家族的領導人。」

「我們還有多少人？」

「和我們有密切血緣關係的有五十多個，」主教解釋說：「至於姻親方面，那就有好幾百人了。」

「你認為，這個莊園對他們有任何意義嗎？」

「那和對你、我的意義是完全一樣的，」主教說：「它是他們生活的重心，不論他們在生活中遭遇到什麼難題，他們永遠對它忠心耿耿，視它為精神的堡壘。雖然韋恩漢家族中也有些壞人、敗類，就像你伯父一樣。但是，你也知道有許許多多的族人，他們英勇豪俠的行為永不停止地被傳頌著，就像盞盞燦爛的明燈，指引我們的子孫向前邁進。」

主教這一番話說得非常感人，他的侄子沈吟了片刻，平靜地說道：

「我現在知道你要鼓勵我做什麼了。」

「從前法國西南部那瓦爾王國的亨利國王說過：『一場彌撒遠比巴黎來得重要』，」主教回答說：「我想你仔細考慮過之後，就會體會出莊園的存廢是值得以婚姻來作冒險的。」

「這整件事情真令我寒而慄！」韋恩漢爵士大聲嚷著：「這不僅是一件有預謀的婚姻，而

且和好幾世紀以來在上流家庭和東部地區所發生的事情一樣：一個女孩到了結婚之後，才看到她新郎的廬山真面目。」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：

「何況這個女孩，這個李柏穆爾的女兒，又和我的堂哥訂了親。」

「假如她自個兒願意，你堂哥早就把這個魔鬼的女兒娶回來了。」主教諷刺的說。

韋恩漢爵士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「我就欣賞你這句話，梅爾叔叔，我最喜歡你這一點了。換成其他從事聖職的人，雖然心裏有這種想法，卻會用主教的口吻說出來！」

主教震震眼睛。

「現在我不是用主教的口氣和你說話，艾瓦力，而是以韋尼家人的口氣。我本來不想說我討厭吉瓦西，假如不是基督教義限制的話，我就要說：『自從他離開之後，這個世界變得乾淨、美好了。』」

「他真是這麼聲名狼藉嗎？」韋恩漢爵士揚了揚眉毛問道。

「有甚於此。」主教簡潔地說：「有關你堂哥的行爲，一定還會有許多人告訴你，此刻我不必多說了。我要說的是，我只是很吃驚——甚至很納悶——居然有父親會把他的女兒嫁給吉瓦西！」